

朋友问我：“京杭大运河，还有吗？”
对方三十九岁，正是迷恋脑筋转弯的年纪。因博士身份，其满脸狐疑，让人相信不是玩笑，便回答：“应该……有吧。”他却索性摇头：“我开车找过，从北京动身，经天津、河北，到山东，没见过一条南北向的大河呀？”我亦走过同样的路，起过同样的疑，其实认同他的话。

这是数年前，大运河斩获“世界文化遗产”时的一段往事。朋友伶俐，见我有些结舌，便用话岔开：“既然称作遗产，或许已经消失了吧。”我亦不再坚持，但这条河的到来去脉，就此成为下意识里一桩心事。

前年秋天，我到了北京通州大运河源头。旧时的石坝码头，乃康熙、乾隆数度登船南下的皇家船埠。1855年黄河大决口，成为大运河南北断航的象征。之前的1851年，安徽姑娘兰儿（另有一说，这孩子压根儿就出生于京城），由此上岸进宫。说来难以假设，如果晚了区区四年，未赶上运河繁盛的尾巴，兰儿便无缘水上漂来，而只能经陆路赴京。悬念在于，千里迢迢，风吹日晒，还会有一笑百媚的成功“面试”么？进而，还会有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吗？

通州人颇会装点环境。昔日老码头四周，另有旧桥、旧河道，加上新添仿古龙船、文化广场及运河公园，遂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号，有了样式上的配套。我一掠过，只是关心眼前的河道叫北运河吗？方向感又告诉我，北运河平缓的流向，是东南方的天津三岔河口。在此与南运河交汇，成为海河，径自东去入海。这半路逃逸的水道，还算得京杭大运河的序列吗？

再返身瞧瞧。由三岔河口，南运河逆水西上，至古银杏柳青，改向朝南。途中时而收纳一道溪，时而断于一条河。磕磕绊绊的南运河，而今唯在“引黄济津”输水时节，展现些许余勇罢了。
究其实，京杭大运河殁于鲁、冀、津、京一带，恰恰缘于海河水系的株连。众多自诩“海河儿女”的人，未必晓得，海河全长仅70公里，其流域面积，则长达30万平方公里。照习惯说法，排在长江、黄河、珠江之后，位列全国老四。盘点五大洲水文地理，主干之短促，水系之宽泛，不可思议的反差，让海河稳坐全球头把交椅。

面对海河的怪异，不妨放胆想象，做一外行的梳理。其流域西至太行群山，北合蒙古高原。难以计数的大小河流，如筋络密布，在华北平原扇状散开，面朝低洼的渤海湾天津一带，呈归顺般倾斜。承接水量最为集中的海河，顺理成章，成为浩瀚水系的领袖。

华北西部及北部高地，植被甚差，夏日太阳，



这条河还有吗

任素康

赤裸裸地照着，一片巴掌大的树荫都成稀奇。每遇暴雨，不论持续长短，皆有山洪裸奔作祟，致使中下游水患频仍。1963年秋，一场凶险的洪灾刚过，雄才大略的毛主席，发令根治海河。矛头所向，并非见头见尾的短短主干，而剑指庞大水系。流域上下，自此进入热火朝天。每逢秋汛收尾，数十万、上百万劳力，开进大小河谷地带。红旗招展中，使用锨、镐、推车之类，筑堤挖河，建库扩湖。如此治理，一千二十载。百业萧条的“文革”中，亦未曾停歇。1970年底，我随部队疏浚首都机场西侧的温榆河，天寒地冻中，抡锹半月而斗志不衰，炊事班有大队送来粉条、白菜（还曾给过半扇猪肉），晚饭后则观看“铁姑娘队”的慰问演唱：

想亲人，望亲人，山想人水盼人，盼来了老八路的接班人。你们是咱们的亲骨肉，你们是咱们的知心人……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

其时涉世未深，却已能分辨出，朴实、活泼，才叫做顶级可爱。她们的歌声，像含着灵丹妙药，足以抑制怕苦怕累，有效缓解腰酸腿疼。

如今的海河流域，“根治”已成为现实。40年间的大小河道，成为太平盛世的佐证。间或夏雨滂沱，终因水利设施步步设防，犹如节节截流，中下游河道，纵然涌现滔滔波浪，亦多有为惊无险的点缀。

风雨，升级为风浪，在降水历来金贵的华北大地，早成奢侈景观。一条雄赳赳、气昂昂的大运河，在这告别“人世”的时刻，方能如此气定神闲。

河，走到这块火运健旺的地盘，仅靠残汤剩水的补给，踉踉跄跄，直至最终倒下，完全符合天时地利。故而，可以断言，失却自造血功能的海河流域，正是京杭大运河折戟沉沙的伤心地。

却说这几年，因公务游走，巧遇扬州、无锡、苏州。我总会不由自主打探运河种种。有的主人，满脸茫然，三言两语，搪塞过去；有的主人，则如数家珍，意犹未尽了，往往还会带上你，去看一段运河的“真身”。

又凑巧，一个薄衣单裤的春日，经湖州到杭州，与水量充沛的运河数度结伴而行。杭州拱宸桥，三孔拱石桥，长约百米，横跨东西，公认为京杭大运河终点标志。倚桥头，朝北望，无想象中的宏阔。但见水面从容，既无赶路千里的疲惫，亦无末日来临的凄惶。再南行短短一程，大运河将告终结，汇入钱塘江。我心中惊佩，只有见过大世面的大运河，在这告别“人世”的时刻，方能如此气定神闲。

大运河见过大世面，绝非虚说。我这几年走走看看，不经意间，脑子里多少添了些运河的皮毛。西高东低的地形、地貌，决定着华夏大地的大江大河，大多西向东流。大运河挣脱制约，背离天意，由人工挖掘出来，不管不顾地，自北朝南流淌，且2000里的路途，已抵达2000岁的古老。其长度与久远，遍览古今中外运河史，均属举世无双。

我曾见识过几位运河行家，对若干细节，满腹经纶而又莫衷一是。便晓得，于大众而言，无须去做专业考古，晓得点轮廓，即可自得其乐矣。为着南粮北送、北货南输，大运河从隋朝的杭州启程，终点洛阳。通了700多年，元朝到来，洛阳陨落，遂截弯取直，朝向偏东，再正北前行，终点北京。

途径浙江、江苏境内，俗称江南运河。此段水网交错，分分合合，如欢喜冤家打架。运河竟也入乡随俗，腾挪有致。比方，为抵消长江、淮河、黄河等天敌的阻碍，陆续翻越大大小小的船闸，借以消弭水位的落差。又比方，流着流着，从南端融入某片湖，再经北端穿出；流着流着，从西头结某条河，又由东头分手。再比方，一段明明畅通的河道，突遭洪峰决堤，或因天旱断流，三二年间断歇、废弃，面目全非。但无碍，哪怕东闪西避，数十、数百里地绕行，依旧默默顺从，辗转前行，寻得机会再北回南归。实在走投无路，还曾有舟楫顺流入海，沿海岸北去，至天津，进海河，上北京。反正，表面的随遇而安，落拓无羁、相忘于江湖，乃着实的审时度势、忍辱负重、构思于本能，就为坚守初衷，将南方与北方之间，贯通出一片活潑的景气世界。

京杭大运河，远不是寻常概念里的水道，你永远不可以惦记着，自起点登船，有个三天五日的篷窗观景，顺溜溜儿就到了终点。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故事，出自汉代。又分明是，为400年之后兴建的大运河状物言情。运河表象飘逸，实质坎坷。好似孔雀奔东南，若比喻五里一徘徊，距离过短，眷顾得就有些琐碎。但要说百里一徘徊，则大体符合实情，且很是传神了。一言以蔽之，运河柔韧的迂回，同样在古今中外，算得江河湖溪的楷模。

已经不止一年两年，我有种莫名念头，总想目睹一段畅快快快的运河。河是河，岸是岸，不要揉搓，不要缠缚，不依靠天，不指望地，百舸争流，渔舟唱晚。两个月前在南京，一位朋友听罢我的“宏愿”，扑哧一笑：“你这大大志向，只须人到徐州，便可小小实现。”

隔日中午，我到了徐州，到了徐州城南的窑湾。窑湾，本是荒野一片。很久很久的从前，随运河通来，几户人家顺水而至。然后，人烟袅袅，鸡鸣狗吠。日子如水，路过的船多了起来，投靠的人密了

起来，便积攒起苏北“小上海”的盛名。镇子排场甚大，尽是老街、老屋、老树、老庙、老作坊、老门楼、老学堂。跨进山西、山东、江苏、福建几大会馆，繁复的明清建筑群，无一不高楼深院，还原着昔日“移民”云集的商埠盛况。此刻，混迹于挨挨挤挤的人流中，穿行在土特产的商铺间，样样吃食是可以拈起来尝的，种种货品是可以拿过来瞧的。最终不合你心，未成交，亦无妨，店家似乎全不懂嗔怪为何物。我看中一把竹质提子（用于坛罐取酒），造形那个简洁，打磨那个圆润，让人讨价还价的游戏都懒得一玩，窃喜中爽快掏钱。窑湾的声响和颜色，似乎别处少见，溢出大码头的气场与遗风。进得一家洁净的小店，品尝鲜蔬、鲜鱼、鲜豆腐、汤足饭饱，众皆开开心心，乘兴去往运河码头。而我沉默，心里的喜悦只愿独享，而不肯急着说给旁人。

跨上几级石阶，仿佛一下傻掉，难以置信的景象撞眼，长长宽宽的运河，居然成了连串船舶的锚地。然而又即刻自叹，竟生出这等低级错觉。大小载重船只均未静止，都运动着，且呈疾速之状。

心头疑窦丛生，这是大运河吗？怎有如此的生龙活虎？

徐州李雷，运河里嬉水长大，少年怀揣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运河的守护者。升学时阴差阳错，让他学了中文。毕业分配又善解人意，让他“归队”进了运河徐州航道管理站。30年过去，已成为站长的李雷，说起大运河，语速平稳，辞句简约，让人听不出惊叹的调子。因河道的宽度、吃水的深度、桥梁的高度等诸多因素，徐州至扬州段的苏北运河，定位为二级航道。但是，包含所有一级航道在内，盘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版图，苏北运河的繁忙，首屈一指。

“这怎么可能呢？”我无知，又极孟浪，甚而想到，热爱家乡，大不必作如是登峰造极的美言，质脱口而出，近乎无礼。然李雷不以为忤，稳稳当当说出两个数字：“与国内一级航道中的老大作比较吧。2018年货物运量，长江三峡枢纽1.44亿吨，而苏北运河呢，3.17亿吨。”

我相信李雷。但我惊诧莫名。

这条河还有吗？回到文章的标题，显然应予删改才妥。但略为斟酌，终究想不出新句。又其实，众多不曾与运河谋面的朋友，可能不会嫌弃我这份无心插柳的禀报。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并非整体凝固成了化石。其活蹦乱跳，展现出巨大的传统价值、观赏价值、资源价值、功能价值。最终，不是由我们为运河献上景仰的凭吊（永远不是），而是大运河将庇佑、恩惠、陪伴人们，甚而福延子子孙孙，在这块悲喜交加的土地上，执拗地延续下去。

晨曦由我们体内流向天空

汗漫

按照高尔基“到人间去”这一指点，文学青年巴别尔离开莫斯科狭窄的文学圈子，进入哥萨克骑兵团与波兰军队交锋厮杀的战场，出生入死。7年后，1924年，满身伤痕、30岁的巴别尔回到书房，写出了《红色骑兵军》这一部震动世界的短篇小说。

其实，这部书也可以视为散文集、非虚构。书中人物、事件，与巴别尔的战场日记、随军记者报道都可以对应起来：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马赫诺匪帮，私盐贩子，骑兵巴尔马绍夫，泅渡兹勃鲁契河……

一个非虚构的人，也是由大量的虚构生活组成的：对他人的赞美与诋毁，对未来的预感和对旧日情人的怀念，对整容术和美容师的迷恋，对电影院内夜晚的热爱，对遗体告别仪式上悼词、遗容、观众表情的不满……虚构与非虚构纠缠在一起，不存在完全彻底的客观、写实、零度叙述。

我更愿意把《红色骑兵军》看作“一个戴眼镜的书生如何剧变为战士”的个人史。

“我们这儿拿戴眼镜的开涮，劝阻不了。您呀，去搞一个女太太，档次越高越好，那样就能取得战士的好感了。”这是书中带领“我”去骑兵连的一个小战士的建议。于是，就有了以下情节：“看到不远处撵着一把别人的马刀。有只端庄的鹅正在院场里踱着方步。我一个箭步窜上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靴子下咔嚓一声碎了，血汩汩地直往外流。‘他妈的！’我一边说，一边用马刀拨弄着鹅，‘女掌柜的，把这鹅给我烤一烤。’”以这样野蛮的姿态亮相后，哥萨克骑兵们对这个喝墨水的臭知识分子，开始刮目相看：“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

不美化自我和战友，用血与火作为颜料，巴别尔描绘出一幅幅关于生死、欲望、苦难大地的惨烈画卷——

“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烁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

“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浸到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

“我走到了集市，呈现在我面前的是集市的死亡。”
“他站起身后，紫红色的马裤、歪戴着的小帽和胸前的一大堆勋章，把农家小屋隔成了两半，就像军旗把天空隔成了两半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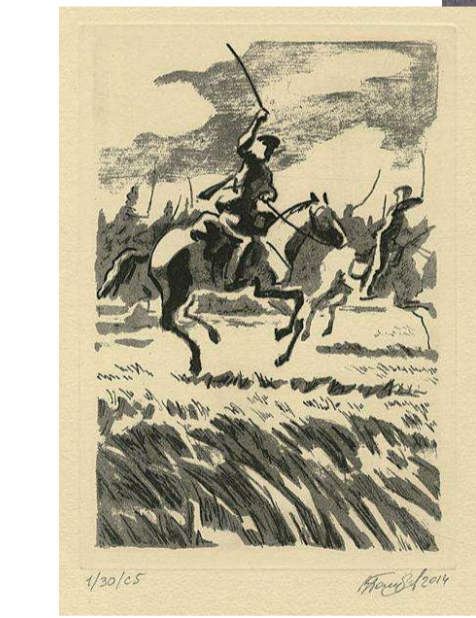
“我为蜜蜂伤了心的流下眼泪，它们毁于我双方的军队。在沃伦地区，蜜蜂绝迹了。我们玷污了蜜蜂。我们没有口粮可吃，用马刀取蜂蜜而食。沃伦地区再也没有蜜蜂了。”

“在树林里用熏黑了的军用饭盒煮茶，并非躺在田野里睡觉，把饥饿的马匹拴牢在我们腿上。”
“辎重队的大车奔跑着，叫喊着，陷入泥泞。晨曦由我们体内流向天空，一如氯仿流向医院的手术台。”

“星日被吮吸墨汁的乌云压塌了。筋疲力尽的马匹在黑暗中喘息着，抖着身子。没有马料可以喂它们。”



巴别尔自画像



4/30/05

“同样的情欲激荡着我们。在我们两人眼里，世界是五月的牧场，是有女人和马匹走动的牧场。”

……
我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关于马匹和星星的句子、段落、篇章特别多，而且生动、精准——像马那样生动、快，像星星那样精准。巴别尔不允许任何一个低能、冗余的词句连累全篇。他喜欢短句、短句，一句一重天——他有气喘病，心跳和呼吸不允许他写拖沓无效、副词连绵的长句。

我也是一个热爱马和星星的人。

童年，中原，在马厩里听盲艺人演唱《岳飞传》《杨家将》。几匹马用大嘴嚼着干草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像细雨滴落。它们彻夜站着，眼睛在黑暗中半睁半闭，像火焰半熄半燃。目睹过一匹马驹从出生到站起来、走出马厩寻找青草的整个过程，前后大约半小时，浓缩了一个少年大约15年左右的光阴——走出家，进入越来越大的城市和世界。

现在，我，一个中年人的日常生活，与马、星星的关系日益淡薄，与姓马的人们交往不深。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姓马。通过阅读和写作，我试图维系甚至加固那样一种与生命力和高处闪烁的灵魂之间的关系。

在骑手眼里，马就是我、世界、道路、命运，有了马，就有了如下名词：马鞍——马鞍匠，马蹄铁——铁匠、铁匠、大地深处的神秘，马鞭——皮匠，马槽——石匠或者木匠，马爱吃的燕麦——田野、雨水、镰刀、农夫，马头——被马头所撞的胸脯、果树、夜色，簪在马头上的宝石、红缨穗——藏满宝石的山川和铺子，马镫——皮靴、皮靴店，马裤——裁缝，马尾巴——梳马尾巴辫子的人、爱、子孙，马刀——一条生路、一方死穴……

知音也叫知己，人生在世，最难得的不是自己，而是知己。正是因为难得，所以有幸者能偶遇知己者，一般都能传出一段“士为知己者死”的佳话，伯牙是也，豫让是也，可惜唯缺你我他。所以知音呐喊从《诗经》诞生，便开始困扰着我们，不仅构成了中国诗学情本论的宣泄，也是我们存在中一大难以摆脱的苦闷：什么自古大才皆寂寞！什么伯乐难寻……一句话，世界偌大，知己难寻。

不由想起《断桥》一折，连白娘子这样的神仙都不能例外其知音困惑，何况你我凡人乎？那就写吧，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或听到自己涌动的种种内在。所以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愿意倾听自己的叙说，机关枪就情不自禁地开火，一梭子一梭子地打出来……
打完了，也后悔了！
若不幸再碰到翻嘴调舌的家伙，或碰到小人，日后拿以要挟，那更是一个悔不当初，方能大悟通透，垃圾桶好找，知音真不好碰。

可以说，面对自我和他人、自我和世界等一系列主体间的尴尬，自我永远是孤独的、不可被理解的。可理性认知并无法左右我们的感情欲望，所以无论明白不明白，人人都在倾其一生企图寻找知音，正是这种不可能，又想去可能的企图，让我们孤独地寻找，找到最后更显孤独。

比如当下的婚外恋者，可能很多并不是真的作风糜烂，而是想在越活越孤独的生活里，寻找一个可以懂得自己的人，弥补缺失的理解和温暖。可事实上，像伯牙的故事并不多，所谓企图寻找知音的结果，大都逃不脱心凉加凉透心，不但没有找到知音来理解，不管是闺蜜还是情人，短暂的热乎劲过后，最后的结局多半是不欢而散，于是乎，又不由大叹：人生若只如初见。

所以中国人把六十岁叫做耳顺之年，言外之义就是经验明白了，想让别人来“知音”自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爭不辩加不说，因为说了不如不说，憋着，可能还天下太平，说不好，闹得天翻地覆，于是乎，只得在无奈中投降，来个“糊涂难得”、“难得糊涂”，糊涂看万事，糊涂对万人，不求人知，只要自知。

其实活到耳顺之年，能超脱到不求人得智者并不多，比如苏轼在海南埋头苦作的“今生得意唯三传”时，也是60岁的人了，可面对知音召唤，依然无法超然于不理。他以《东坡易传》为首的“三传”，曾是他流放海南时的精神支柱，事实上却远远不及从朝廷方面八百里加急发来的知音召唤，这才是三起三落的苏老期盼已久的“真知音”……可以说，对知音的呐喊和渴盼，是中国文人人格矛盾的根源，这个知音不止是生活中的知音，更多的是直指朝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不论是生活中的知音，还是艺术知音或仕途知音，拥有的时候，欢天喜地，不知不觉，失去了，便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薄风托弦向天语，伯牙断弦绝琴音。余音空绕不见人，不曾朝阳近黄昏。

薄风托弦向天语，伯牙断弦绝琴音。余音空绕不见人，不曾朝阳近黄昏。



达达山 拜尔斯沃森(印度)作



闲话知音

孙青瑜